

君子所以欲斷滅之掃蕩之。而使其無遺類也。不然佛不過外國一奇異之談耳。拒可不拒亦可。曷必動兵戈。驚朝野而拒之哉。守屋果知厩戶馬子之所奉者。爲無父無君之教耶。必當奉有父有君之人而可也。而其所奉者誰歟。非宍穗部耶。彼宍穗部者。方敏達之崩。竊懷覬覦。憤羣臣之集殯宮。曰。何朝死王而不朝生王。及用明即位。陰謀不軌。又欲蒸先皇之后。強入殯宮。而怒三輪逆鎖門不納。使守屋殺之。及用明崩。守屋圖立之。不克。夫先皇崩而欲蒸其后。又薰其位。則其爲人既已無父無君矣。是亦一佛耳。而守

屋爲之竭力。殺無辜之朝臣。推不當立之皇位。而其名既已不正。乃欲拒厩戶馬子之佛。庸可得哉。方此時。守屋苟責宍穗部而斥之。正朝政敬國神。脩神世以來相承之常典。而因所缺。則彼安能舉外夷之道而加之。即舉而加之。人心不服。滅之無難。守屋乃不然。故彼弑逆之迹未彰。而我黨無父無君之人。其罪已著。天下無助之者。烏得不亡。守屋亡而無復拒佛者。佛之害乃被天下。故曰。守屋之拒佛。即助佛也。嗚呼。守屋既不知佛教之何如。則其拒佛。持以其自外而來。非我舊有故爾。自外而來。非我舊有者。文字也。

縫織也。孰非是者。推守屋之心。則將舉文字縫織而拒之耶。

坂井虎山曰。儒者誅佛。必以蔑棄人倫。而其自處於人倫。率不能盡其道。是亦守屋之拒佛耳。

### 和氣清麻呂

僧道鏡藉孝謙之寵。覬覦天位。而清麻呂斥之於一言。其身雖貶竄。而天位卒以不搖。其正義直節。灼然著天下。微清麻呂。赫赫天統。忽歸一浮屠。而神州正大之氣。將且委為妖氛毒霧而止。然則孝謙以來。十有餘年之天下。不可謂非清麻呂維持之力。然吾以

為清麻呂誠有忠杜稷之志。不畏權要之節。則諫孝謙可也。斥道鏡可也。何質於數百里之外。不可知之鬼神。而後決之。幸而鬼神能出正大明著之語。故清麻呂因以斥之。不幸神語或不出于此。將如之何。先是有妖巫者。希道鏡之意。誣神語以其宜受禪。則既誣之前矣。安知其不誣之後。而欺清麻呂耶。果然則清麻呂將曰神語。而使道鏡踐祚乎。抑及其語而斥之也。均是斥也。斥之於神語不驗之後。曷若斥之於受命之初。且鬼神可質。宜質于已。不宜質于外。何也。曰。鬼神之與人心。有二理乎。無有也。故人臣不宜侵

天位萬古綱常。偕天地而不變。即鬼神之意也。亦清麻呂之心也。清麻呂自質于其心。而精明確實。萬不可易。是亦鬼神也。顧舍在己之鬼神。而質之于遼遠之地。茫味不可知之神。而其成功者幸也。忠臣爲國家計。不出萬全之道。而求難必之幸。吁亦危矣。雖然。清麻呂之所以果出于此者。吾知其故也。夫孝謙寵道鏡。而欲禪位。則禪位可也。其遣使宇佐而質之者。蓋其心有所不自安。而曰。宇佐者祖先之廟也。宇佐之神曰可。則可爾。方此時。孝謙之心嚮道鏡甚殷。爲臣子者。雖百諫必不聽也。必可聽者。唯宇佐之神。清

麻呂知之。故不敢諫。而寓諫于神語曰。是神語也。非臣之語也。道鏡雖欲逞其怒。然清麻呂可貶。神語不可奪也。然則清麻呂之質于神。非質也。將託以定孝謙之心耳。而妖巫之誣不足憂也。不然。清麻呂顯然諫之曰。天位不可禪人。陛下欲之。臣不欲之。臣之心即鬼神之意也。孝謙必怒而殺之。非僅貶竄而已。清麻呂不宜惜死。宜惜其死而無功。且使後人懲之。無敢繼耳。此清麻呂之志也。

坂井虎山曰。鬼神在心。頗屬諫腐。得未段反振。且目一新。

吉備真備

以小人之心。託君子之迹者。可欺諸暫。不可掩諸久。未有其心。當時已暴。而其迹反欺後世。加吉備真備者也。真備嘗學於唐。而其所施定釋奠。旌表孝子貞婦。儒雅之政。皆不爲無功于一時。盖足以欺後世。竊君子之名。而不知其心。既暴白于當時。不可掩也。何者。學問之道。莫重於君臣上下之義。而政莫大於賞善罰惡。今真備所與立者。僧玄昉之荒亂。藤原仲麻呂之驕橫。弓削道鏡之僭越。皆侮蔑君臣上下之義。至於望人臣不敢望之天位。罪不容死。而真備處端

揆之位。負師傅之任。覲然趨走。俯伏于其下。而不耻。且從而贊成之。其心所以與彼異者。幾希。至所謂政者。不過一二禮典。襲取諸儀容形迹之間。以欺天下。是其學不足以爲學。而其政亦豈足以爲政乎。宜乎藤原廣嗣之稱其姦。而欲與玄昉同誅之也。史稱真備研覈術數。好搜人情。初見廣嗣。已知其爲世患。然真備知廣嗣之爲患。而不知玄昉仲麻呂道鏡之爲患。何也。非不知也。知而從之。豈非欲借其力以固己位耶。是其術數而飾以聖賢之學。不免於廣嗣之稱姦宜矣。但斯稱也。不出于他人。而出于叛人之廣嗣。

言史贊議卷上 十一  
所稱者雖是稱之之人則非。故世不從其稱。而真備之迹至欺後世。然自吾視之。廣嗣之叛未始叛也。雖其心激於妻事而為私。然使其成。則誅玄昉。逐真備。一時足以清君側。天下必謂義舉。不謂叛。而真備之姦誰敢救之。今廣嗣不幸以叛誅。而真備卒以君子稱者幸也。吾自萬世之後。誅心定罪。不當置幸以君子稱者。於不幸以叛誅者之下。

### 中臣鎌足

中臣鎌足輔天智而誅入鹿。定天下之太亂。立天下之大制。功高萬世。固無異議。吾獨疑其立孝德之際。

形迹未免出於私也。史曰。皇極欲禪位於天智。而天智問之鎌足。鎌足對曰。殿下之兄有古人大兄。而殿下超次承大統。恐失恭遜之義。不若讓皇叔輕皇子。以答民望。所謂皇叔素與鎌足相親善者也。當此時。天智之功足以繼天位。而皇極之禪可謂副天下之望。即使其立。雖古人大兄之覬覦。安能沮之。不此之立。而立與已親善之孝德。其心不可謂非私。其心私則定天下之亂。立天下之制。皆為孝德。非為天下。而萬世之功。不過成一人之私。於是乎。鎌足之功墜矣。故吾以為。鎌足之迹出於私而不避者。其心有所大。

公而不立天智。乃所以爲天智。亦所以爲天下也。治天下者。患在無德爲之本。而不在法不爲之制。苟無關雎麟趾之德。則周官之法。孰能行之。世皆知鑣足之制。冠服。定位。階。革。封建。收。土豪。一新。百度。有功於天下。而不知不立天智之功更大何也。百度之一新。法也。未也。而天智之不立。德也。本也。盖有功難。有功而不居尤難。天智誅入鹿。其功固大。然使其受皇極之禪而不辭。自恃其功而無敢遜讓。則其德不足稱。而百度之備。亦徒法而已。且恃功則怠。怠則荒。天智苟以是心而泣天位。驕奢淫泆。不期而至。吾未知今

日之天智爲他日之何如天子也。尚者天智之問也。其心豈不曰。今之天下我造之也。我受禪亦何不可。而鑣足抑之。故天智自知其非。遂不立而立孝德。及孝德崩。又不自立。而再立皇極。至皇極崩。無代立者。而後自立。若不得已然。是以恭遜退讓之風。靡然被天下。而加以九百制度。此其所以治浹而澤久也。然而鑣足不立。天智可矣。其立與已親善之孝德者。何也。曰。初入鹿之擅政也。孝德疾之。稱病不朝。與鑣足圖之。則鑣足之得近於天智者。或且出孝德之意矣。果然則謂天智之功。即孝德之功亦可也。而鑣足以

其有可立之功故立之。非以與已親善也。皆所以為天下也。鑠足唯欲為天下。故其迹涉私而不避。其迹涉私而不避。愈可以見其心之大公矣。

藤原保則

天下雖有大才。必用而後見其為才矣。才不自才也。用之而才也。用者大則才亦大。鑠足不為天智用。安見鑠足之才。鑠足之後。比鑠足而不愧者。保則為然。保則之才。雖管原道真。三善清行。亦不能比也。道真有保則之量。而無保則之略。清行有其略。而量則末也。惜乎保則有兼之之才。而為世所用者。唯州郡令

長邊鄙將領。遂不能盡施于天下大政也。吾嘗觀其治州郡。務德化。不從事於督責鞭撻以求功。而民治盜散。是可謂不治之治。無功之功矣。而其征夷也。又曰。教以義方。不用尺兵。大寇自平。是亦主德而後戰。老成沈實之議。非徒知戰者也。知所以戰者也。吾以此知保則之才為相而相。為將而將。各隨其地而無不成矣。然保則之所以為保則。有更大于是者。何也。曰。知人之明是也。將相不同。然所以用人而成之者均也。將而不用人。則奔衝馳突。自先士卒。以求功于一身。而三軍之號令不至。安望其察勝敗之大機而

指揮百變。決勝於萬全。而無失哉。相而不用人。則規  
規然持其偏長小數。與刀筆之吏較。錙銖之才能。將  
使百司不獲盡其職。而天地之裁成。陰陽之變理。荒  
矣。故將不用人。非將也。士卒也。相不用人。是有司耳。  
豈足為相乎。保則嘗在備中。小野葛絃年少為掾。稱  
曰。必當為天下循良之吏。又在讚岐。道真代為守。保  
則曰。新太守當今碩儒。但見其志。恐非明哲保身之  
士。後果如其言。是皆知人於治也。而其征夷。又舉小  
野春風於遭讒免官之餘。是知人於亂也。唯知人於  
治。故無為而治成。知人於亂。故不勞而亂平。是皆保

則之才之所以為大也。才大而用者不大。才與無才  
何擇。嗚呼。保則不見大用。而不足用之族屬。世擅權  
要。使天下曰。鑣足之後無人。殊不知保則之見大用。  
謂之後之鑣足亦可也。

坂井虎山曰。鑣足道真之賢。人皆知之。而保則之  
賢。多不知之。故作者極意稱揚其美。亦有聖闡幽  
之意。其言將相治亂皆主知人。議論固佳。文字更  
佳。

### 菅原道真

菅原道真起身於文章博士。遂據右府之重號。為曠



世之超擢。不知何以得之于人主耶。曰。其議大政大臣職掌。有以動其聽也。光孝之時。藤原基經以定策之力。居功臣之首。授以大政大臣。而光孝令博士議其職掌。夫太政大臣非始于斯時也。而曷為乎議之。是可知矣。太政官始于大友高市二皇子。而人臣未有任之者也。人臣而任之。自僧道鏡外。獨有藤原良房而已。良房挾外戚之權。居人臣未嘗任之官。而不疑。今基經以良房之子。有定策之功。則光孝不得不以良房之官授之。然其心猶有所疑。而不自安。此所以有取于博士之議也。道真于此時奮然不顧權家。

所忌。以獻其議曰。太政官以變理輔導為任。其有常職非宜也。是推以變理輔導之任。而實欲以挫其專職自用之志矣。基經必聞而有所自省。故其廢陽成立光孝。與漢霍光比其功。而日後積驕生僭。致族滅之禍。光且不免。而基經乃得以功名終。未必非此議之力也。然其後基經尚不平于阿衡之詔。則其專權之志。有未消沮蔽塞者矣。向非聞此議。則百世與王家同休戚之藤原氏。安知不與光之死。不血食同一轍哉。此舉也。光孝既知道真之識量。而憚基經不敢大用。字多繼立。遽以援引授之重任者。亦當初之議。

合也。宇多去位。而道真孤立于新主之朝。時平輒投  
諛間。而其諛也。借口於其父所爲之事也。人臣廢天  
子者。古未之有。而有之。自基經始。則曰。道真將廢醍  
醐立齊世親王。斯亦基經之續耳。嗚呼。道真之見重  
于宇多者。以抑基經之權也。而反以襲基經之迹。見  
棄于醍醐矣。基經之廢立不得已也。然矜其功。則道  
真抑之。而今道真之廢立。將何爲乎。是少有思慮者  
之所能辨。而醍醐疑之于父皇遺託之賢相。世乃謂  
醍醐爲賢。吾未能信。

坂井虎山曰。道真才學無雙。當時所以膺大用也。

不必由一言聳動人主。且其爲人光明正直。無用  
於此等紆餘纏繞之論。

### 三善清行

事事而議之。至於國體所關。至重極大者。舍之不議。  
賢者不爲也。賢者先立其大者。而小者從之。此種木  
之術也。種木者。唯培其根。而未有枝葉不茂者也。寬  
延之際。號稱賢者。菅公第一。三善清行次之。而清行  
最有經世之才。其意見封事五千言。率皆張紀脩綱。  
熟籌當日利弊。而剖析之。可謂詳矣。然吾惜其大者  
有所未盡也。大者安在。曰。菅公之進退是已。夫紀綱